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



牡丹亭

刘虎澄 编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I207.41
87

中国·古典·文学·故事·丛书

根据「明」汤显祖同名剧本改写

牡丹亭

刘虎澄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12号

责任编辑：王 何 陈云曼

封面设计：孙广来

插图绘画：宋 昊 牛 犇 朱 妍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

牡丹亭

刘虎澄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北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英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0印张 140万字

2005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418-1466-0/I·111

定价：188元（全十册）本册定价：18.80元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，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。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，使她璀灿夺目，馨香四溢。

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，是移风俗、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。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，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、善、美的民族文化精神。

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；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、善、美精神的继承，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。失去了根，还谈什么花繁叶茂！基于这个想法，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、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，编辑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分辑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。

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，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，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，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，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，自有其情节紧凑，通俗易懂的长处。阳春白雪自然很好，下里巴人

也确不可少。

改写，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。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，以求历史的真实，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；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，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、丰富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，并增强其故事性，虽改有所本，亦绝不敢掉以轻心。

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，必然打着时代的、阶级的烙印，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，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，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，绝不会、也不应全盘去接受。

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，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，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。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，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。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。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。

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。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

目 录

一	延师课女	(1)
二	春香闹学	(11)
三	游园惊梦	(26)
四	梦梅献宝	(39)
五	留真题咏	(53)
六	忆梦伤春	(66)
七	医巫双请	(77)
八	丽娘玉殒	(88)
九	寄旅拾画	(101)
十	冥审丽娘	(111)
十一	人鬼相恋	(121)
十二	还魂婚走	(132)
十三	应试惊兵	(148)
十四	贼兵围城	(161)
十五	围释团圆	(174)

一 延师课女

明代南安太守杜宝，字子充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后裔，为官尚称清正。夫人甄氏，曾受过皇家的“县君”封诰，单生一女，才貌端妍，虽已一十七岁，但还未议婚配，夫妻视为掌上明珠。

杜子充早就认为，官宦人家的女儿，不能只会做点针黹女红，应该既通琴棋书画，更精诗词歌赋，将来嫁个文人秀士，不惟情趣可以相投，而且也能为父母脸上增辉。他便让丫环去请夫人，准备商量给女儿请个老师的事。

“不知老爷何事呼唤？”甄氏夫人问。

“夫人请坐。不知咱们女儿近况如何？”杜太守没有直接回答。

“丽娘甚好。闲时为妻常教给她些女孩儿家的针线

延 师 课 女

生涯。不知老爷为何忽然问起此事？”夫人有些不安地问。

“人常说，‘养子不教父之过，养女不教母有错。’如今丽娘大了，你这作娘的一定要对她严加管教，务必让她养成大家闺秀之风，万不敢使她有半点差错，上伤周公之礼，下败我杜家名声。”杜太守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这是自然。”夫人点头同意。

“夫人出自名门，所知甚多。你看古今淑女，无一不是通晓文墨，知书达礼。为了丽娘他日夫妻相敬，举案齐眉，我欲给咱女儿请一老师课读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杜太守征询地问。

“老爷所想甚好。女儿读书长进了，将来招个好女婿，岂不跟咱们有了儿子一样。”甄夫人答道。

“一样！一样！”杜太守苦笑着说。

夫妻俩正说话间，蓦地女儿丽娘手持一幅画卷走进屋来，丫环春香手端着酒菜随在身后。丽娘给父母请安以后，高兴地说道：

“值此艳阳三月，春光明媚，黄莺啼啭，燕语呢喃，难得爹娘宽坐后堂，孩儿备了两样小菜和一壶美酒，一与

二老同欢同乐，二祝双亲福寿绵长。”说罢，敬了父母每人一杯。

乐得老夫妇俩眉喜眼笑，都高兴地一饮而尽。

“难得女儿能有这片孝心！”甄夫人笑逐颜开地说。

“春香，快给你家小姐也斟一杯！”杜太守也兴致勃勃地对丫环说道。

春香捧给了丽娘一杯酒。一家三口，传杯递盏，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。

“孩儿学画了一幅《仕女图》，聊助二老今日雅兴，还请爹娘指点赐教。”丽娘把自己的习作展示在父母的面前。

杜太守夫妇站起身来，移步画前，饶有兴味地端详起来——

“哎呀！怎么画得这样精细，简直跟活人一样嘛！”甄氏夫人先开口赞赏了。

“平心而论，画得确实不错。不过，古人讲究诗、书、画三位一体，能画而不能题咏，或能题咏而不善于书写，都是令人感到缺憾的事。适才跟你母亲商量，决定给你聘请一位老师，你必须认真从师学艺，他日方能有所裨

益，耀我门楣。”杜太守不失为一位严父，他时刻总不忘对女儿的约束管教。

这位长期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，每天除了给父母请安以外，就是和丫环春香厮守在一起，既不能随意各处走动，更不能和外界人士自由接触。如今听说要给她请老师，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，但又不敢过于得意忘形，急忙向父母表示了感谢，便和丫环春香，兴匆匆地转回了自己的绣房。主仆二人对未来的先生，开始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。

第二天，杜太守给府学教官讲了要给女儿延聘西宾的事。教官哪敢怠慢，急忙在本府秀才中认真进行遴选。消息传开以后，谁不想巴结本府太守，都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因而不少书生跑去恳求教官，低三下四地祈求将他推荐，甚至还有不惜给教官行贿送礼的事情发生。一向清贫的学府教官，没想到此事竟给他开辟了财源，索兴开了一张大名单，把所有来求者的名字，全都写了上去，请杜太守自己从中优选。

杜太守看了名单，首先在年龄上都不满意。他觉得让年轻书生给自己的女儿当老师，传扬出去，太不好听，

万一要干出什么有伤风化的勾当，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。但这些话又不便明讲出来，所以他对学府教官讲：

“最合适的人选，应该是位饱学的老年儒士。既能胜任对我女儿的课读，又能在暇时陪伴老夫闲话。”

这样一来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秀才便被选中了。

这老秀才姓陈名最良，今年已是60出头的老人。祖上以行医为生，他自幼便学习儒学，开始的时候倒很顺利，12岁就入学成了秀才，人都说他将来一定前程似锦，可是以后却一路坎坷。那时节，皇家开科取士，每三年考试一次，他一共考了15次，每次都名落孙山。因此家中生计极为艰难，终日为衣食担忧发愁。有些年轻后生，便戏谑地把他呼为“陈绝粮”。这陈最良因是一个烤焦了的老秀才，已经对功名不敢再抱任何奢念，为了糊口，他只好弃文从医，经营起祖父留下的一间小药店，勉强打发着日月。

这一天，陈最良正在店中闲坐，忽然府学衙中的一个差役走了进来，满面春风地说道：

“恭喜陈老先生，贺喜陈老先生。”

“我有何喜可贺？”陈最良惊疑地问。

“本府杜太守要请个先生教他女儿，府学教官推荐了几十名秀才，大人都不中意，非要选个老成博学的不可。如今教官保举了你，太守觉得满意，现有请帖在此。你平步青云，岂不可喜可贺。”差役讨好地说道。

陈最良听后，沉思了半晌，手拈胡须说道：

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我已无心于此，就请替我谢绝了吧！”

“这我就不懂了。别人硬往里挤都挤不进去，如今人家专门请你，你却不愿前去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差役不解地问。

“这官衙可不是个好出入的地方，何况教的又是个女学生，轻不得，重不得。再一说，千金小姐，娇生惯养，她若倚仗父势，对先生礼貌不周，那才让人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算了算了，我是决意不去自找这个麻烦。日子虽然穷苦，但却穷得安宁，君子安贫，乐在其中。”陈最良固执地不肯接受聘请。

“哎呀！陈老先生！”差役有些发急地说道：“你这里只顾自己君子安贫，可府学教官如何给太守交差呢？倘若杜太守怪下罪来，你又如何承担得起？老先生，不管怎

么说，到太守家去当西宾，不仅是人前你会觉得体面，就是每月的束修报酬，也比你这小药店的收入多得多。你还是听我的良言相劝，痛快地受聘上任。要不然，敬酒好吃，罚酒难饮，到时候，你就前悔容易后悔难了！”

陈最良虽然心里感到极不舒服，可又觉得差役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是啊，胳膊怎能扭得过大腿，他不得不考虑推辞的后果。沉吟良久，最后长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无可奈何地接过了大红请帖，十分勉强地向差役表示了谢意。待差役走后，他把破旧的头巾、长衫和鞋，胡乱收拾补缀了一番，然后踱着方步，向太守府走去。

陈最良怀揣着小心到了太守府，门子通禀以后，杜子充竟亲自迎了出来。老先生受宠若惊之余，心头的顾虑顿时消失净尽，马上就要跪拜行礼，杜太守急忙扶起，亲热地携手入内。宾主坐定，献茶一毕，太守询问了些身世、科教、学业专长以及生活近况等问题。陈最良不亢不卑，对答得体。杜子充察言观色，心知是位时运不济的饱学之士，不觉肃然起敬，急命家人摆上丰盛酒筵，并让敲起云板，立请小姐前来拜师。

丽娘正在房中刺绣，忽闻云板声响，春香来报，先生

· 延 师 课 女 ·



到了。她便急忙整理钗裙，轻移莲步，带着丫环，往前厅去见父亲。走进客厅，举目望去，只见一位儒巾蓝衫、面目清癯的老人，坐在爹爹的对面，心中估计，可能就是请来的先生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只听父亲说道：

“丽娘，这位就是为父给你请来的师傅。陈老先生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你能遇此良师，实为三生之幸。快快叩头拜师。”

丽娘忙走过去，恭敬地给陈最良行了拜师大礼，然后说道：

“弟子资质愚鲁，还求师傅多加教诲。”

“不知女弟子都曾读过哪些圣贤之书？”陈最良问。

“男《四书》和女《四书》，弟子都曾读过。”丽娘回答。

“以下官看来，先生给她讲授《五经》中的《诗经》最为合适。因为《诗经》开篇讲的就是后妃之德；并且四个字儿一句，合辙押韵，读起来也挺顺口。其他几经，对于女孩子并无什么大用。先生以为然否？”杜子充的这段话，听起来好像是在谈他的见解，实则是在给陈最良规定教授内容。

听锣听音，听话听声。陈最良明白了杜太守话的意

思，便谦恭地说道：

“大人所见甚是。那就从《诗经》开始讲授吧。”

“春香过来。你给小姐伴读，小心侍候，不得怠慢。也去拜过师傅。”杜子充吩咐着。

春香可不像丽娘那样恭敬虔诚地拜师，她走过去朝地上一跪，随便地说道：

“小丫环春香，给陈老师傅叩头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以后老老实实在地陪着小姐读书吧！”陈最良看出了小春香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“如今既已拜过师傅，你三人便有了师徒名份。她主仆若在学习之中，稍有不诚不敬之处，先生尽可严加管教，不必宽恕。我已查过历书，明日乃是黄道吉日，即可开馆授徒，不知先生尊意如何？”杜子充诚心诚意地征求着陈最良的意见。

“谨遵台命，明日开馆。”

二 春香闹学

杜太守命家人把先生讲学的地方，收拾得窗明几净，古朴典雅。在小天地生活惯了的陈最良，心情感到特别舒畅。

丽娘虽然觉得陈傅师有点过于古板，但她对师傅的为人忠厚、博古通今，却很尊重。小丫环春香可就不同了，今年十三四岁，正是天真活泼、贪玩好耍的年纪。她最讨厌那些终日板着面孔、动辄教训别人的人。自从见先生的第一面，她就对陈最良没好感，整天价嘟嘟囔囔，什么书呆子呀、老酸桶呀、不识相呀、没风趣呀，给师傅下了不少评语，要不是丽娘适时制止，说不定还会讲出更多的难听话来。

陈最良对女弟子杜丽娘的聪颖好学十分喜欢，特别赞赏她的谦恭待人。可是伴读的春香却让他感到无比头